



老狂病紙世

世紀病狂者

徐學文作

芳草書店刊行

1930

1630, 7, 20, 付拂

1930, 8, 20, 出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世紀病狂者

全書一冊 實價六角五分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芳草書店出版

一

這一間小室裏，現在集着四五個青年，不消說，至少是從其他一兩處地方湊集攏來的。他們不是要故意正正經經地聚着，來討論一件什麼事；也不是基於友情的關係，聚着來通情達愷；他們只是就這樣隨意地合起來，無非一種走馬式的來往而已。

他們隨時要感到無事可爲，而一感到無事

可爲了，便要勾搭着同伴，往各處交錯的馬路上走動起來。四周車聲人聲的喧擾，於他們激刺慣了的感官上，是並不感着什麼的，他們只是無目的地走去，高興時，彼此談說幾句。有時以坐在洋車上的女人爲資料，有時以吊着皮洋銃的洋鬼子爲起點，他們只隨着自己變異的心象沒系統的談說着。但他們這樣無目的地走，走，却也總是自然而然要走往慣去的另一同伴的寓裡。那裏，也只是一間小室，桌上堆放着一些書籍，以及墨水，香烟罐，一樣是這般的蕪雜。所不同的，只是門口和窗口換着一個位置，再不同些，是一張鋪放得地位兩樣些，其餘，所謂一個大體的環境，是一模一樣的。然而，他們到了那裏，總像是一個比較新異的地方，雖然有時每天要光顧至無數次的。

這也已經成爲他們日常生活記事中的一段了，便是相互在感得一般無聊的時候，大家索性

在一處湊合罷來。現在，這一間小室裏，所以又是這麼集着四五個人了。

他們在談說但沒有一定的方式。沉默時，一陣拽過的汽車聲來填補這空瀟。或是喊幾聲西皮二簧，沉寂的空氣生動了。唉——聲的嘆息，好像使苦悶可以流散在炭氣裏的。或是在流目顧盼後掀着嘴唇微笑，感到興奮了，便睜大着眼球，算是在洩出一些鬱悶。這時，以一個矜挺挺，站得筆直的青年的牢騷話爲最多。他兩手緊握着拳，很使力地伸成八字形，頭仰枕在一根柱子上，這種姿勢，既不像我主耶穌蒙難時的情景，也不像一個熱狂的露天演說家模樣，他是，又像憤慨，又像訴怨。他的發音很高亢，且另有一種特致的音調，人家所描摹不像的。

“哼——！”第一個字音就很滯重，他瞪着眼珠說，“倒蛋的時代，不顧青年們死活！”

坐安在臨窗的一個，又是楞着眼角釘着他。

“老胡，那麼你死去！”說着，眼角再一楞，並在嘴邊浮浮的一笑。

“我看，都死不得，還是一同來幹的好！”

這是本室主人特地插進來的調解的話。他坐在靠壁的一張鋪上，說這話時，裝着漠無感覺的笑笑的樣子，他今天是特用一種和平的手腕，所以帶着非常和平的口吻，因怕他們弄假成真的衝突起來，是要鬧翻這間小室的。

“革啥~~~~~命？”沉靜着多時的獨自在一室中迴來迴去的那個散髮青年，却又接着戲腔唱起來了。還接一句，“幹甚~~~~~麼？”

於是，大家都笑起來了。室中的空氣，就又轉變了一個中心。

“你是一個革命瘋子，你管革命去！”仍舊是原先叫老胡去死的一個青年帶嘲帶笑的冷冷然說。

散髮青年儘是在室中迴來迴去的走，並管

自唱着。

“革啥——命？”他更加着起註解來，一面說，一面做着一種說白似的手勢，“這叫做人家已經革着命了，難道我們還要來革他們媽的命嗎？不行不行！”

他擺開着唱戲似地姿勢。像是有人在捧角般，一面搶過了老胡吸着的半截烟頭，用勁的吸着，又提高着嗓子起來了。

“幹甚——麼？唔——幹是造反，我們多了一個頭顱嗎？不行不行，現在只准他們幹！”

“啊，革命瘋子，餒氣餒氣，喪胆喪胆！”老胡說時，却也不像起頭兒那樣的沮喪了，他漾着一個笑渦。

“喂，問你，那位密斯還和你倒蛋嗎？”伏在窗口的幽默了好久的那個幽默青年（因為他向人家發表過一種幽默的主張，說是在不容我們幹的時候，就這樣立刻把自己幽默起來，所以大

家都叫他“幽默”)。向着革命瘋子問。

“咄,不講密司,我是革命瘋子”。革命瘋子望了一眼,亟亟避開幽默青年的視線。

“革命和戀愛是一貫的啊,要安心革命,便不可不講戀愛”。本室主人認為又是到了他說話的時候了,於是又插了進來說。

“但請問女人對我們這樣不革命的人肯來愛着嗎?”老胡仰着頭說,他總是帶有一些牢騷的弦外之音。

“老胡,你也不要儘說嘔氣話了。”幽默青年關於密斯問題,再也不肯幽默了,他還是轉向革命瘋子說,“喂,問你究竟那位密斯怎樣?”

“……”革命瘋子有些紅着眼圈似地,捏着喉骨儘是嘆氣。一下子便都沉默起來了。原先要叫老胡去死的一個青年,只是在喉管裏發着唉的嘆息。

說也可憐,他們在心上都各自描摹着一個

女人，其實，都是連半個女人的影子也沒有，所以只是天天長吁短嘆，像是要使女人們聽着了發一些同情的慈悲。他們有時在馬路上碰見一個女人，只要她向着他們是微微流轉一下眼珠的，他們中間不論誰，心門就像被敲了一下，血液的運行也跟着加快了。於是，他們在聚着的時候，無意間竟互相吐露出神祕的意味來，然而結果呢，却總是唉的一聲曲折迴旋的嘆息。那個革命瘋子呢，只是和一位女同學偶爾的交接關係，然而竟惹得他們認為一種獨佔的權利了。

他們跟着革命瘋子沉默下去，連各自在喉管裏轉氣的嘆息也聽不出，忽然，老章也躡跡進來了。

於是，室內的空氣，比他未踏進來前的一秒鐘稍稍變動了。

老章和他們是新認識的，因為現在他和他們談起來最是對路，所以大家雖對於過去都只

是一些黯淡的印象，而口味相同，也就很相合了。在老章，也實在覺得現在是無路可走，無處可談，所以只有常來這裡散散了。

他在他們中間，在年齡上，是略大些，而欲望與抱負，却是一致。只是他遇着他們，還沒有像他們相互間的那般習熟，這大概是接觸上的因襲關係了。還有，他那種徬徨無依的神色，比他們要透視些。譬如，他們在納悶時，還會得強作出一陣歡笑，而他老是那般縐眉蹙額，頰廢得很深了。老胡同時興奮起來，一種熱情竟像無法抑制地，而他，却就有種畏縮的樣子了，幽默呢，他又幽默不來；裝做一種玩世的戲腔態度呢，他又不願那樣，所以，他是比他們還要可憐一些。

他進來了半晌半晌，纔開始發出一句不自然的嘆聲。

“唉，什麼是我的出路？唉！”老章說得苦澀的。

“出路——有，幹！”老胡又一陣興奮了，
“然而——”他忽然嚥了進去。

“老胡，你要預備好一個頭”原先叫老胡去死的那個青年好像已經說服了他似的再來補足一句。

“唉，那里來的辦法？糟，糟……”老章反覆着說，嘴裏哼着深沉的氣，並握拳擊着自己的膝蓋骨。

“我說，現在只有幽默，就是辦法”。幽默青年顧着大家好像給他發現了一個秘密方法的輕輕地，說，並瞟着眼釘住了老章。

“我說，辦法也是有的，然而——革啥~~~~~命？”

大家又笑起來了，老章也勉強地跟着一笑。

“還是講密斯，喂，老章，你怎樣？”幽默青年又要引到密斯問題來了。

“唉~~~~！”老章也是這麼一聲長嘆息。

沉默，又都沉默了。

一個個都無形散走了，只剩着本室主人一個。

本室主人也到底無心弄書了，便燃起了一枝捲煙啣着自走。

那小室內，於是頓然有種人去室空的淒然之感，然而也只是一張空着的鋪位和一張桌子去領受吧了。

馬路上，依然有些像青年學生們一般的回來逡巡着，雖然時候已是一個下半年將完的時刻了。

二

老章別了老胡，革命瘋子，幽默青年……這一等人，回到自己的小室來，依舊是在心上感到十分煩噪的苦悶。他深深的嘆一口氣，並發怒似的向着白壁說：“唉，沒有出路！”

死樣的躺着在他對過一張榻上的奚竹虎，見他進來了僵硬地翻過一個身來，惺忪的兩眼略略向他望了一望。

老章滿是想和他說些話，透透悶氣，可是奚竹虎却把頭轉了過去。

“還要睡嗎？總得要找一條出路纔好呢？”老章挨近去推動着他說。

“唔——”同時奚竹虎把身體轉動起來了。

歇了一歇，奚竹虎又望着他說：“你在那裏？”說着身體就直了起來。

“找出路！”老章本能地瞪着眼向他說。

“啊，我只要女人這就是出路！”

“你還是揹着女人作算出路嗎？除掉這個就沒有嗎？”

“自然，我只要一個女人，你却不要女人了嗎？”奚竹虎說着，眼角浮出一種譏笑。

奚竹虎的末一句話，頃刻截斷了老章要談的話中心了。然而這一句話，却也深入了老章的心的深處。偏面一些說，這一句話，便是挑撥了老章的舊恨新愁；於是，老章也就着惱起來了。

“嚇，女人，你給女人迷住了心！這樣迷人的世界，你也要做一個混世魔王嗎？”奚竹虎也氣怒了。

“你，我知道說了革命最喜歡，但，我就不主張空論。老實說，說進你的心，你難道不是爲的一個女人嗎？”

老章尤其惱羞了，反目地說：“好了，你是象牙塔裏的！”

“你也沒有到過十字街頭呢？”奚竹虎拒駁他。

“你不要說風涼話！”老章真的惱怒了。

“那你管自革命去吧！”奚竹虎挺立着，眼角更其浮着一種譏笑。

“小資產者的口吻！”老章把半截烟狠狠地往地上一摔，滿面怒容。

“打你自己嘴巴吧！我萬不像你那樣恣談革命！”

這突然發作的風浪，顯然越來得越險惡了！
老章擲出指頭來說：“小資產者，從我們隊伍裏滾出去！”

“冒牌的人類，投機的漢子”！

“Ch~~~~~！”

“Sh~~~~~！”

“.....！”

！ ！ ！ ！

這一夜，他們兩個各自做了一個憤懣的夢。

第二天，老章完全跑了出去，他到每個朋友那裏透出了一些恨氣。天已老晚了，他仍氣沖沖的回來，但是，奚竹虎的東西。什麼都搬去了！室內剩着的，只是老章他自己散亂無章的東西。

但在這一夜，他可糟了！

翻來翻去，他老是不能睡去。他怒；他羞，他感愧他流淚，他整夜困在混亂緊張的情緒裏。

終於他有些澈悟了。彼此都是一種小資產